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,我出生在淮河干流最大城市蚌埠的淮委(淮河水利委员会)医院。后来皖北行署拆分,我父母到宿县专区行署工作,我就随父母到了宿县,一直到1978年上大学,我才离开宿县地区四年。1982年大学毕业,我回到宿县(宿州),在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参加工作,5年后又离开宿州,到合肥工作和生活。蚌埠、宿县(宿州)和合肥北部,都是淮河流域范围。由于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淮河流域度过的,因此对淮河流域的地理、历史、风俗、物产、社会、文化都非常感兴趣,20多岁时就暗下决心,要把淮河流域的小干流及支流都走一遍,哪怕许多地方只是走马观花也好。走淮河最早是步行,后来骑自行车,或乘坐城乡间的农村班车,再后来就自己开车,用了几十年时间,基本上算把整个淮河流域跑了一遍。

我有意识行走的第一条河,是淮北地区的濉河。那是冬天,当时淮北的冬天十分寒冷,媳妇知道我打算徒步走濉河,怕我冷,又怕我走路不利索,就专门给我套了一件轻巧的小棉袄,穿起来既暖和,又紧身,走路利索。我背上一个草绿黄的书包,书包里装几件换洗的内衣,还有笔记本、钢笔、稿纸、信封,方便写文录事,也方便寄信回家。当时的钱,没有20、50和100元的,都是1分、2分、5分、1角、2角、5角、2元、5元和10元的。那时收入低,物价也便宜,农村小旅店三五元就能住一晚。不过,那时吃饭不但要钱,还要粮票。粮票有地方粮票,也有全国通用粮票,地方粮票只能在本省使用,出了省就要用当地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,才能买到吃的。媳妇怕我粗心大意把钱和粮票丢了,就拿来针线,把钱和粮票给我缝在裤头里,留个口,用别针别上,需要的时候,临时从里面取出来,用多少取多少。

走濉河的后半程天气转坏,先是下起了冻雨,接着下起了雨夹雪,再后来下起了大雪。清晨走到濉河南堤上,河堤上覆盖着厚厚的大雪,脚走上去,咯吱咯吱响。旷野里连个人影都没有,大雪纷飞,视线迷茫,有时候碰到岔河,不知该往哪走,哪条河才是濉河,就冒着大雪,拐到远处的村庄里去问路。村庄都关门闭户,难见人迹,好在看见一位大娘,哎呀一声拉开门,出门到路对面的垛子旁抱柴火(玉米秸)烧火做饭,

走淮河

许辉

赶紧上前去问路,问过了,出了庄,继续赶路去。太阳出来,冷飕飕,河堤上的雪表面有些消融,因此我脚上的黄球鞋和里面的袜子都是湿的,雪下面的黄泥掺着冰雪粘在鞋上,越粘越多,粘得比鞋大好几倍,弄得鞋里都是水和泥。脚和腿拖着沉重的黄泥行走,越走越重,越重越走不动,只好不时挪到河堤的路边,往大树的树干上蹭,把黄泥蹭掉。我用十多天时间,走完了濉河中下游,一直走到江苏省泗洪县洪泽湖边的临淮头。回到家时,走时穿的新棉袄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,油膩乌黑,里面都是虱子和虮子。媳妇想把棉袄洗出来,但发现已经洗不出来了,最后没办法,只好扔了完事。

这种有形的走淮河令我着迷,而另一种无形的“走淮河”则更让我上瘾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的增加,我对淮河流域的历史和文化,逐渐有了较多的了解。

几十年来,不管是有形的走淮河,还是无形的“走淮河”,都会遇到挫折,碰到问题,但更多的则是汲取、启发、成长和充实,总能体验和收获到满满的烟火气和人间味。有一年我专程到淮河源头的桐柏县去,第二天凌晨2时,我起床笔录行程、见闻和感悟,3点多从桐柏县出发,返回合肥;天放亮后,在河南信阳至光山之间的高速公路,我突然被车轮碾压道路右侧“搓衣板”的巨大震动惊醒,猛地睁开眼,原来我瞬间睡着了,此时急速行驶的车轮已经冲上右侧路牙,0.1秒后,要么向右翻出公路,要么撞上护栏,向左翻滚,我惊出一身冷汗,立刻调整方向,这才避免了冲撞或翻车,哦,真是惊险,也是万幸!

另有一年冬天,我到皖苏鲁交界的黄河故道去行走,为一本散文集搜集材料,那里古风浓厚,另外,由于平原的风又大又硬,因此那里的人都长得身形壮实,面相也苍峻,说话的声音开阔而洪亮。早上我到街头早点铺吃早点,听到几个喝辣胡汤吃油酥饼的老头在高声大噪地说话,一个老头大声说,七十三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,你还想咋样?我听了很好奇,就跟人家叙话,说,为啥单说七十三八十四,不说六

十三七十二?那个老头仍然高声大噪地说,孔子活到七十三,孟子活到八十四,人家古代圣人才活到这个岁数,咱们现在能活到这个岁数,还不满足?够本了!从此以后,我就知道民间流传“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”的来历了。以前经常听人这样说,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。虽然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有点“迷信”,但它却是一种极好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民间标本。

又有一年盛夏,一家文学杂志社在淮河左岸的安徽怀远县举办小说改稿班,二三十人住在县招待所里。傍晚我们外出时,最喜欢去的地方,就是淮河岸边。我喜欢去淮河边,是因为我喜欢下水游泳,盛夏酷暑,在清凌凌的淮河里游到对岸,再游回来,在中流的水面上仰面朝天,看看天上的云彩,十分舒坦。另一些男士和部分女士则喜欢在近岸的浅水里打打扑通,也凉爽舒适,还有些男士和女士则跟着在淮河边扔扔石片,散散步,享受享受傍晚旷野上的气息。我下水后会直接游往淮河对岸,游到对岸后,上岸稍稍蹦跳几下,表示已经游到对岸并上岸了,即下水往回游。游到淮河的中央时,看岸上的人,都小小的,只看见他们在动,却听不见任何人声,顿时就感觉到一种大自然的神秘来。于是不再胡思乱想,只静下心来,在淮河中流附近仰面躺着,体会着缓缓的水流流过身体表面那种酥酥的感觉,感受着平原大河的一种亘古永存和本来如此,心里有无数思绪涌上来,却无法梳理,无以言表。

有形的走淮河使我能够饱读山水,体验地理,品尝美食,享受方言,感受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,脚力因此得以强健,意志也因此得到磨炼。而无形的“走淮河”,则让我习得知识,明事理,识得历史的烟火,悟得文化的传承,结缘先贤的顶尖智慧,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某种意义上说,我是淮河文化的痴迷者,是一名“淮控”,是淮河烟火的传承者;为了弄清列子的一些情况,我会专门花近一年时间,仔仔细细把《列子》一书全文译注出来;为了弄清淮河及先秦季节的一些情况,我会花半年多时间把《尚书·禹贡》和《礼记·月令》全文译注出来;这样学习起来就更便利,体会也更细而深了。于我而言,对淮河有形的和无形的这两种体验,都那么令人着迷、上瘾,都溢满了浓浓的烟火香。

漫步晚秋

董全云

这个时节,似乎漫步赏秋是最惬意的选择。

贾鲁河的两岸是遍地的小野菊,葳蕤的蒲草摇曳的芦苇,还有蓝天白云。

秋风的凉意,反衬出秋阳的温暖。麦田边的路边,攀爬着点点黄色粉色的牵牛花。寒露前后种下的麦子都出了苗,一行行、一垄垄,嫩嫩的绿,宣扬着冬日的生机。远看草色却无,在风中浅浅拂动。

地埂边的草多已枯黄,结了籽的白茅的毛毛穗儿在风里微微颤动,轻飘飘的;有耐寒的草儿黄里带点紫又透点红,叶子从微黄、亮红,到深红,层次分明。

一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,随风尽情摇曳,顶着一朵朵流苏般的花穗子,阳光下银光闪闪的。风一吹,叶子随风翻动,众多芦荻花的穗子都向着一个方向纷纷摇摆,映出火焰般的银辉。原来,千百年来的蒹葭苍苍,就在这清澈的秋水的一方。

霜降前,地里的谷子、玉米、花生之类的都已收完,红薯也该刨了。花生地里,几个城里人在拾秋,抖抖土,捡拾遗落在沙土里的花生,如同捡拾一个个小确幸。记得小的时候,我最喜欢干这样的活儿,这边那

边地来回地跑,兴高采烈地捡地上的花生或者红薯,跑过来交给母亲,扔进竹篮里。跑得欢,捡得欢,笑声响彻田地里。

成片的棉花地,每个人腰里都拴着一个包袱,专挑那些又白又大的棉花朵,攥在手里肥肥实实的,喧腾腾的。摘那么一会儿,腰间的包袱就被塞得满满的,每个人都像孕妇一样挺着大肚子,一走三晃。越摘越有劲,累了,就仰脸躺在棉花地里,看天空中排成人字形的鸿雁群翩翩飞去,最后变成一个个小黑点消逝在远处。

收了秋,农家就没那么忙了。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。”晚饭时,就有人串门说话,拉拉家常,有时边吃边聊,说说今年的年景,说说明年的安排。父亲热情地拿出白酒,母亲灶台上大火炒几个热菜,这几个汉子就热热闹地喝起来,兴起,还会吆五喝六猜几个枚,连秋月看见了都乐成一枚弯弯的月牙!

周末回去,母亲小院里的白菜都长得圆了。秋葫芦晚瓜,一嘟噜两三,爱玲嫂子家院外的丝瓜蔓、眉豆儿蔓也像爱玲嫂子一样爱扒着我家墙头,有几枝干脆大大方方骑着墙头进来,顺便挂着一串串紫色的扁豆。还有几枝蔓子串到了墙外的榆树上,攀得高高的,结了不少又粗又长的大丝瓜,在树枝上高悬着,棒槌一样,在风中荡秋千。

晚秋,村里越来越安静,鸟儿们“唧啾

儿、唧啾儿”的叫声也稀落起来。家家房顶上,都满满当当地铺了一层棒子,黄亮亮的。还有很多金黄色的玉米囤子,都装满干透了的棒子,只等着空闲时候打。收完玉米豆子,紧跟着种麦子,然后菜地里的红萝卜、白萝卜、薹菁和大白菜也就都该“请回家”了。

霜降后的这段日子,是秋天里的最后一段时光。秋高气爽,湛蓝的天空白色的云朵不断变化着形状。秋风吹得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,别看白蜡树的叶子还是蓊蓊郁郁,其实仿佛变魔法,它们会哗地变得金黄,就跟一幅油画一个样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,一早一晚的寒气已经很重了。有时突然一场大风,天就变了。突然一场雨,天就冷了。寒冷的来临,总是急遽,令人猝不及防。

晚秋里,我更喜欢在田野里漫步,沉思,看着树叶和阳光从枝杈上簌簌飘落,总会想到些什么。脚边田埂上细草装满了寒露,有的已经结了白霜。柿子树的叶子褪尽,点点残余的红柿子挂在黑黢黢的枝头,那是农人留给小鸟和松鼠的食物。

路边孩子们的手里,一片红色枫叶,

一枝红艳的南天竹红豆,栾树的果实,

还有乌桕、松子、山楂、柿子,更别提金黄的梧桐

叶子和黄栌叶子,层林尽染的秋景下,五颜

六色的叶子,形态各异的果实,只要捡起来,就是一点晚秋的喜悦和浪漫。

常用的柴火还是庄稼的秸秆。豆秆和棉花秆算是庄稼秆中最易燃的柴火了。玉米秆和高粱秆也不错。

那时最怕下连阴雨了。下两天,屋里的柴火便烧完了。于是,便到院子里的柴火垛下面掏。外面的柴火也已经湿透,我们便像老鼠打洞一样,使劲儿从洞里往外掏柴火。自以为掏得不少了,拿到灶房让父母一看,马上被训斥一顿:这点柴火,水都烧不热!于是,忙再去洞里掏。几番下来,头发上常常满是碎柴火,跟叫花子一样。有时好不容易把柴火掏够了,却又没有了引火的柴火。大人们仍让我们去找。所谓找,其实是到村外的麦场里偷。有的人家想把麦秸卖个好价钱,就把麦秸垛起来放到明年春天再卖。于是,那家的麦秸垛遇到阴雨连绵的时候便在劫难逃了。

如今人们做饭用电,用燃气、用煤球,煮肉,用有焰的柴火,省柴火,做出的饭也好吃。然而有焰的柴火却不容易得到,最

落叶纷纷忆柴火

张晓峰

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霜降时节,地上的落叶已是相当可观了。我扫了一下午的落叶,拢成堆儿,燃了。熊熊的火苗,像盛开的一丛花,还发出一股特别的香气。这香气是那么遥远,却又那么熟悉,对了,这香气最早的源头在童年时的炉灶内。

童年时家里做饭用不起煤,都烧柴火。这秋天地上的落叶便是柴火的一种。落叶虽不是好柴火,但这正是柴火“青黄不接”的时候,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。秋天放学后扫落叶成了我们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家庭作业了。一天不扫,便有断炊的危险。我们不但要保证家里顿顿有柴火烧,还要存下一些,以免雨天断炊。

我们这里说柴火好不好,叫有焰没有

草屋婆娑

钟读花

老屋,常指多年前的那些草坯房。

草坯房,顾名思义,覆盖房顶的是“草”——各种各样的草,通常是山草、苇蒲、麦草等。在我的家乡,山草和苇蒲,只适于覆盖偏房,坐北朝南的堂屋,使用的则是麦草,麦草厚重,麦草有着稼禾的丰实和饱满。

一切都讲究搭配,与麦草搭配,房屋的地基,使用的是石块,山上就地取材的石块;房屋的墙壁,则是培块垒成的。培块,泥土拓成。一块培块,通常长50公分,宽40公分,厚度则在5公分左右。草坯房,最底部是石块地基,在石块地基的基础上,再一层层垒砌培块,必得错落有致,留下的缝隙,则用泥土弥合;培块垒到一定高度,就架梁撑起房顶,然后,在房顶上覆盖一层20公分左右的厚厚的麦草。如此,一座草坯房,即大功告成。

可以看出,构成一座草坯房的所有要素,都是自然的、本色的,一座草坯房,与大地与泥土,完全是浑然一体的。培块极厚,垒成的墙壁亦厚,内外再抹上一层泥墙皮后,一堵墙的厚度,可达六七十公分厚。厚厚的墙壁,厚厚的披草,一座草坯房,外表简陋,却是能产生冬暖夏凉的效果的。

一日三餐,风箱咕咚咕咚地响着,烟熏火燎,日子如水般流过,房子也一天天老旧下来。

老旧下来的房子,内里被烟火,被沧桑,一天天熏黑了。墙壁黑了,房梁黑了,简单的家具,也一天天暗黑下来,日子被熏染得陈旧如老酒。房梁上夏日多雨时节,烟油一滴一滴滴落,吧嗒一声,落于地

面,氤氲开来,像是书法上浓墨点下的一句号,有一份戛然而止的悲凉感。墙角挂满了蛛网,蛛网断裂,如无法缝补的破旧的日子,苍然而衰的意味浓了。不时,会有一只壁虎,在墙上爬行,忽然间猛然一跳,跟着吐出一股尿液,不免溅人脸色。好在司空见惯,那时的人们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,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不过,老旧的房屋,于冬日却是颇佳,暗黑、沧桑的环境,烘托出一份黏稠的暖意。进入冬天,堂屋中间,通常要生起一炉炉火,炉火烘暖了房间,房子的逼仄老旧,反倒生出一份温煦的快意。晚间一家人围炉而坐,任凭户外寒风萧瑟,大雪纷飞,室内却是温馨如醇酒,洋溢着静好的芬芳。炉火上顿一壶水,咕噜咕噜开着,粗茶泡满了锈色斑斑的老铜壶,一杯杯的浓茶,酌饮着,就感觉日子真是醇得不得了。

经年下来,房顶上覆盖的麦草,也老了。老黑老黑的,变薄了,渐碎了,本是平整的房顶披草,变得坑坑洼洼。一群麻雀,骤然降落房顶,寻寻觅觅,啄啄不已,于是碎草乱溅,于是破旧弥漫。一些缝隙中,还生长出了茅草,一株一株,在风中摇曳着。尤其是到了秋末,茅草老成了枯黄色,看上去一派苍衰,却依然挺立着,在阵阵秋风中抖动,摇摆,让人感觉,晚秋的凉意越加浓了,眼前的房子,愈加旧了。

一座老房子,像一位疲惫的老人,历经风雨之后,不得不衰败下去。

但那时的毛坯房,却有一个极大的好处——环境宜人、养人。房前房后多植树木,多有园。屋、树、园浑然一体,形成一种特有的环境。树,品种繁多,梧桐、刺槐、杨树等等,俱然有之。园,是菜园,但也可以栽几棵树;树,通常是花果树,如桃树、杏树、梨树等,且树与篱笆是一体的,树是扎成的篱笆的一部分;篱笆下,还会栽植一些花草,如蜀葵、指甲花、菊花、露草等。所以说,在一定程度上,菜园也是花园。

陶渊明说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是绝对的写实。但我更喜欢的,还是陶渊明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两句,彼时,草坯房时代,那炊烟,可真是美——依依,绵绵,袅袅,姿态绝然;尤其是在夏日的早晨,树木青青,房屋黑黑,炊烟一白,乳白的炊烟,在村庄的上空蜿蜒、弥漫……



山水间的彩虹 张成林 摄

舞文

骏
书

老家的热炕头

王英

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农村家庭,从小睡着土炕长大。家里的土炕是用土坯做成的,它的长度大约三米,宽约两米,不管怎么睡,都不必担心睡着后从炕上滚落下来。土炕平整、硬朗、接地气,尤其是冬天躺在上面睡觉,炕洞里的土坯烟熏火燎后,由于土坯具有保温的特性,睡在土炕上既踏实又暖和,给人的感觉是身心无比地放松,倍感惬意。

童年的冬天,家家户户屋里连个煤球炉子都没有,早晨起来家里外屋的水缸经常结冰,舀水的时候还要将冰砸开,人们抵御严寒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土炕烧得暖和的。那时晚上睡觉我总能隔着纸糊的窗棂听见外面呼呼的风声,白天在太阳底下往往能看见屋檐下长长的冰挂。

当时家里人多,地方少,一家六口就挤在一方土炕上过冬。为了让全家人睡得暖和,每天吃完晚饭后,妈妈就会从院子里的树叶堆里背两筐头树叶进来,给灶膛重新添上一些玉米秸,当橘黄的火苗舔着锅底,她用一根小木棍将树叶填进去,再用木棍在灶膛里来回捅几下,然后再推进去更多的树叶将灶膛填满,最后用砖封上灶口,就不用再管了。树叶耐烧,可以燃烧到后半夜,所以土炕一宿都是热乎乎的。

如今我已经住进城多年,但却经常想起老家的土炕,特别是刮风下雪的日子,我对老家土炕的怀念之情更是炽烈。想起老家的土炕,就会不由地想起一些儿时的往事,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坐在炕头缝缝补补、纳鞋底的情景。无数次的梦境里,我躺在童年的热炕头上酣然入睡,那感觉就像一个长途跋涉、精疲力竭的游子,找到了生命的归途和宁静的港湾,心里顿时充满了幸福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,村里人再盘炕就开始用红砖垒了,炕面也是水泥的,垒好炕墙用瓷砖装饰,比土炕干净美观了许多。不过水泥炕还是没有土炕那么恒温,热得快也凉得快,缺少了浓浓的泥土气息。

如今我已经住进城多年,但却经常想起老家的土炕,特别是刮风下雪的日子,我对老家土炕的怀念之情更是炽烈。想起老家的土炕,就会不由地想起一些儿时的往事,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坐在炕头缝缝补补、纳鞋底的情景。无数次的梦境里,我躺在童年的热炕头上酣然入睡,那感觉就像一个长途跋涉、精疲力竭的游子,找到了生命的归途和宁静的港湾,心里顿时充满了幸福。